

小满时节吃“碾转”

■王天瑞

小满时节到了。热情的南风吹拂着欢笑的麦浪，起起伏伏地滚向远方……小麦正在灌浆。老村长组织十来位“庄稼筋”，对全村各家各户的小麦进行估产。他们来到地里，有人说，要搁过去，现在正是吃“碾转”的时候。吕布（真名李布，人称吕布）说，我昨天刚碾十来斤“碾转”，欢迎大家到我家去吃“碾转”。很多人就笑，吕布牙口好，还能吃“碾转”，我们几个牙都掉光了，想吃也吃不成了。吕布问我，多长时间没吃过“碾转”了？我想了想，几十年了吧。于是，吕布就郑重邀请我到他家去吃“碾转”。

这十来位“庄稼筋”，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大半辈子，对小麦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，只要在麦地里瞅瞅看看，只要揉把麦籽撸撸掂掂，立马就能说出这块地的亩产量，一般不会错上七八斤。他们在黄村周围麦地里转悠一上午，估出一个“香喷喷”的消息——最高人家亩产 1150 斤，最低人家亩产 965 斤。吕布说，大跃进的时候，咱村最高亩产 90 多斤，最低亩产 38 斤，今昔相差十来倍。村民们喜不自禁。黄村里喷着香，飘着甜，溢着喜，流着乐……

下晌了，我随吕布走进他的家。吕布嫂子说，来来来，一会尝尝希罕物。我说，好好好，尝尝希罕物。

在农村，只要讲起吃“碾转”，老人们都会想到那些灾荒年。在农民的生活词典里，有一个词语叫“青黄不接”，意思是说，小麦成熟前的一段时间，去年的陈粮已经吃完，今年的新粮还没有下来，很多人家就断炊饿肚子。尤其灾荒年，饿着人的事经常发生。这段时间，就是“青黄不接”的饥饿时节。无奈之际，农民们只好吃“碾转”。其实，

农民们是不愿吃“碾转”的。你想想，经过大半年的汗水浇灌，一地麦子眼看就要成熟，那是一年的希望啊，如果把青麦穗子提前捋下来吃了“碾转”，多可惜呀！再说，今年吃了，明年吃啥哩？明年不还是照样断炊饿肚子吗！但是，没有办法，贫穷的农民也只好寅吃卯粮，过一天讲一天吧。

吕布沉思了一会儿，讲了一个那年春天的故事。大跃进如火如荼，大食堂却截了伙。人要活下去，总要吃吧。地里能吃的青草吃光了，树上能吃的树皮剥光了，还吃什么呢，很多人得了浮肿病。这时，小满时节到了，小麦正灌浆。虽然生产队里为防人们捋麦吃“碾转”，派人日夜值守，但一到天黑，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去捋麦。即使白天值守的人，也要去捋麦。谁不捋麦做“碾转”，谁就瞪眼饿着。吕布说，那时他正上初中一年级，星期天就和王铁一起扛着篮子去捋麦（人家都是天黑以后去），正巧碰到公社吴社长。吕布早趴在了地沟里。吴社长问王铁，叫个啥？王铁说，叫王善文。吴社长飞腿踹了他几脚，骂道，滚，回家准备挨批斗。后来，吴社长进村一问，村里根本就没有叫王善文的人，这事才不了了之。如果不昧着良心说话，请问问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谁没有患过浮肿病！几十年来，吕布每说起这事，心里就不是滋味儿。几十年来，每到小满时节，吕布都要以吃“碾转”作纪念，咋也不能忘记过去的那苦日子。

“‘碾转’好吃也难做，甩起布袋汗成河”。如果要吃“碾转”，就要先到麦地里，把正在灌浆、将黄未黄、将熟未熟的麦穗剪下来或捋下来，用清水淘洗干净，用火烤熟，

或放在锅里煮熟，然后脱壳。脱壳只能靠人力。一般是把麦穗放在案板上或桌子上，用手搓揉，把壳搓掉，这样比较费力。黄村人普遍采用“摔”的方法脱壳。就是把烤熟或蒸熟的麦穗，趁热装进布袋里，扎紧口，再抓住布袋的一头，使出“洪荒之力”，甩起来、摔下去，扑通、扑通，循环往复，直到把麦壳全部摔掉。下一道工序是，把麦籽放在石磨上磨（或者叫碾）。但与磨面相比，要把磨脐垫高一些，要使磨口松开一些，如果用牲口拉磨或用人工推磨，那磨就呼噜呼噜转起来，磨嘴里就慌慌张张地不停地滚下来长长的、圆圆的、松松的、绿绿的粗面条条，这粗面条条就叫“碾转”。但还要注意，做“碾转”的麦子不能太黄，太黄就是老了，做出的“碾转”发硬，不成条，不好吃；但也不能太青，太青了麦籽嫩，麦籽里是一兜水，制不成“碾转”。由于小麦的灌浆期很短，这就注定做“碾转”的时间也很短。“碾转”虽然稀有，却不能大量生产。

蓝天上，布谷鸟在歌唱。院子里，紫楝花在盛开。

吕布嫂子笑盈盈地摆开一桌子菜，那特殊的三大碗是“碾转”。吕布嫂子说，来来来，吃“碾转”。我说，好好好，吃“碾转”。吕布嫂子说，过去“碾转”里只有咸盐，现在我这“碾转”里，花样可多了，有咸盐、香油、味精、辣椒、香菜、蒜汁……吕布说，过去吃“碾转”，生活苦。我说，现在吃“碾转”，日子香啊！不是吗？这碾转，清香味美，怡人可口，风味独特……

“碾转”，如今，已被有的企业家开发成一种特色食品。

格律诗三首

■邵世民

暮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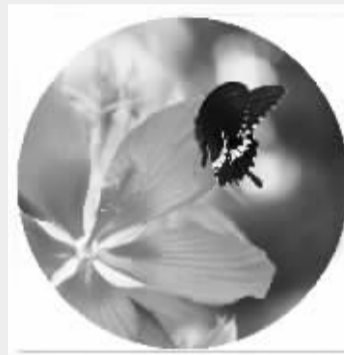
媚态红唇瘦，莺啼万点愁。
香魂息满地，柳翠尽风流。

柳絮

迎春春色到，唤彩云飘。
柳絮若飞雪，春风几度消？

春潮

电闪雷鸣刚夜半，春风喜雨润新年。
庭前想象樱花落，一月还缺四五天。



山村的夜啊 被微风吹醉

■刘忠全

晚霞绯红的玫瑰
点燃宁静的小小山村
人们踩着斜阳
走进微风吹醉的黄昏

放学的歌声，漂亮甜脆
伴着孩子们的笑声
悠远的牧笛，四野飘飞
送来收割人收获的晚归

溢流着岁月之梦的屋内
荡出人世之春的清芬
彩色电视，播放精彩的新闻
把农家甘美的气氛点缀

山石间流动着明净溪水
水中映着绽开的爱情花蕊
在憨厚青年被爱烧红的脸上
印下姑娘初恋大胆的热吻

天空的新月吐着银辉
清光抚照着朦胧的山村
浓阴下大地的主人碰响酒杯
杯中滴进富裕后欣喜的热泪
满斟着愿望、理想的山村
抖落贫穷、愚昧的风尘
荧光灯下闪着晶亮的汗水
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为考大学做着准备

山村的夜啊，酒浓而美
中国的农民紧接时代的春神
炽热的心，追随祖国疾驰的车轮
用勤劳和智慧谱写这山村壮丽的黄昏

怀念查先生

■鹿斌

查先生是我 1982 年上初三时的老师。我那时读书的学校，简陋得连个三尺高的院墙也没有，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，数来数去也就两排房子。而且，它孤零于村庄之外，东边是一条弯曲的小河，南边是一条笔直的大路，其余两边则是夏麦秋菽的庄稼地。

就这样一个地方，却让我多少次借了梦的翅膀，重回那倒映着柳绿的溪水前，重回那新蝉高唱的梧桐树下，重回那简陋却充满快乐的教室里……

但让我最思念的还是我的老师。而查先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。

查先生讳瑞成，教我们语文。他大约五十岁，中等偏高的个子，较瘦，面容白皙。他上的第一节课我还记得清楚：一件灰色的大衣，旧得一眼就看出有了一些年头。他胳膊下夹着教科书，讲台上静静地站了，轻声慢语地道：“我姓查，叫查瑞成。瑞是好的意思。”然后用粉笔端端正正地将三个字写在黑板上。

查先生教课很认真。他朗读课文，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；板书一笔一画的，是标准的楷体。

但先生并不是呆板的人。他讲到课文中有趣的地方时，会与我们一起笑起来——这是我们多么期望的事啊。我们的查老师太需要快乐了。

我们有这种认识，实在是因为我们感到他生活很清苦、心情很抑郁的缘故。

那时，教师分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的身份其实就是农民，干着与别人

同样负荷的劳动，却领取只有别人三分之一的报酬。

据说，查先生以前被划过“右派”，恢复工作后，待遇还是一位民办教师，每月的工资也就三五十元，顾不了家。

查先生的家离学校有十里地，虽说不太远，但都是土路，坎坎坷坷的，非常难走，一到雨天，泥泞不堪。到了周六下午，查先生就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，返校时，就驮了半袋子面粉或红薯什么的。他用一个小煤火炉子烧饭。因为煤球的质量不好，炉子动辄就熄了火。每遇这个时候，查先生就找一些平时预备的干柴烧。到烟熏火燎地做好一碗饭时，他已经被呛得咳嗽不止，满眼都是泪。

我们帮不上查先生，见到这样的场景，只能默默地为他难过。

学校的老师不到二十个人，一些离家四五里路的，一放学都回去了，在校吃住的也就四五个人。

那时不上晚自习，学生一走，校园里就安静了下来。葱葱郁郁的梧桐树和高高耸耸的大杨树，就将校舍遮盖成黑压压的一片。

这时，查先生就和一个年轻的老师在住室门口拉二胡。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曲子，只觉得很悠扬，很凄清，很哀伤，远远地就能听得到。

1983 年，我考上了高中。大约在八年后，我与查先生见过一面，此后就没了他的信息。去年，因为参与一本纪念文集的编辑，我突然想起了查先生……三十五年前

那个一身瘦骨、一脸病容的老师还好吗？

春节后，看见柳丝初绿，我又想起了查先生。于是，我约了也是查先生的一位学生——王山峰君一起去看他。当时，同去的还有年近八旬的吴永方先生。

一路上，我们心里很忐忑，不知先生是否还在人世。因为，按年纪推算，如果活着的话，先生至少在八十五岁以上了，但以查先生的体质，活到这个年纪怕是有些不可能。但我们希望他还健在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，见到一个学生来看望自己，让他感到一些欣慰。

驱车过一段烟尘滚滚的道路，过一段麦子绿油油的田间小路，过一段新柳萋萋的乡村公路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查先生家所在的村子——查大庄。

我停下车。吴永方先生下车询问，王山峰君也下车询问……

但是，正如我们所担心的，查先生已经不在在了。

他是三年前去世的。享年八十三岁。

三年前？并不久啊。我为什么没有在三年来看他呢？在返回的路上，我埋怨自己。

两天后，我写了一首绝句，来纪念我的老师，纪念我印象中一身骨骼清癯、一身衣衫破旧的查先生：

春风初绿柳千枝，欲访先生一闷迟。
三十年前清瘦骨，从今只在梦沉时。

查老师，我的先生，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了。